

每天都过愚人节

《南方周末》
马莉 编选



南方周末文丛之杂谈录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每天都过愚人节: 杂谈录 / 南方周末编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1.11
(南方周末文丛)

ISBN 978-7-5391-7074-9

I. ①每… II. ①南…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0292号

每天都过愚人节

《南方周末》 编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文 欢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10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7074-9

定 价 32.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1—674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0791-6524997

序 那些渐行渐远的名字

马 莉

大约15年前，我编过一本“芳草地”的结集，并写过一个序，一晃，又一个15年将要过去了，再次把芳草地结集，我心中有一种难言的感慨，不是感慨时间过得真快，而是感慨，我当年的那一批老作家，与我一起走过了20年的“芳草地”的老人，现在大多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是冯亦代、张中行、萧乾、梅志、绿原、蓝翎、端木蕻良、何满子、公刘、牧惠、许洁泯、李士非、陈荒煤、李佩芝、吴方……编辑这本集子时，重新看到他们的名字，再次阅读他们的文章，回想起当年在电话中向他们约稿的情形，他们的音容笑貌，一下子浮现在眼前。我的眼睛有些湿润。

这些都是当年我责编的“芳草地”版面的老作家，那时他们还不老，而我，还年轻，他们对我，对我编辑的这块小小的“语言的家园”，倍加呵护，有求必应。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支撑起了我这个随笔版面上空的一片蓝天，我至今感恩这些老作家，没有他们，我是编不好我的版面的，没有这样一群好的作家，我们的报纸是办不成的。在这里，让我向他们深深地鞠躬。

要说的话很多，就此打住罢，诗人聂鲁达有句诗：“我喜欢你是寂静的，好像你已远去。”如今我离开我的编辑岗位，而他们，确实已越走越远，那些我曾经熟悉的身影，正静静地睡在我耕耘过的，不，是我们一起耕耘过的清香的芳草地上。

我忍不住找回我15年前写的序言，也放在这里，如此，对“芳草地”的叙说显然就完整了——

“收集在这里的散文随笔，大部分是《芳草地》版1995年所发表的作

品精选。回想起来，编《芳草地》已是第5个年头了，我大致算了一下，5年，大约270期吧，也就是200多万字吧，这个数字饶有意义：5年，是半个世纪的十分之一，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它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对于一个有限的生命而言，它却不仅仅是短暂的一瞬了。

对于我而言，作为一个编辑，其责任不仅仅是编出令个人喜欢的好稿，也不仅仅是编出令读者喜欢的好稿，做到这一点其实不难，但远远不够。对于我而言，做到这一点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个不思考的懒汉编辑。一直以来，我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阅读的信念，面对着当代那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我有什么理由不阅读他们呢？

阅读他们，倾听他们，不同的面孔，不同的灵魂和不同的心态。有悲壮和崇高，有正义和痛苦，有爱以及恨……一些博大，一些精深，一些纤细，一些拙朴，那些跳动着的心！

我很骄傲我能站在本世纪末这样一个很适合我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这个时代的场面和人物，这个时代的精神和气质。

我想这将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时代吧。因为毕竟，这个时代保留了它应该保留的东西，譬如正义和伟大，譬如同情和关怀……譬如，这样的一本书。

尽管只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但，这还不够吗？

在这个世纪之末的黑暗之夜，我的朋友问我：我们还阅读什么呢？

是啊，这也正是我思考的问题。

到处是灯红酒绿和五彩缤纷，到处是嘈杂和热闹的声音，到处是虚幻和伪装。我想，面对这一切，阅读就成为我们生存和谨慎选择生存的第一需要了。

如果说，仅仅是阅读这些优秀的篇章，那么5年，我已是阅读了200多万字了。这个数字当然不多，但，也不算少。

面对这些优秀的篇章，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结集成册出版，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也能够像我们一样，满怀着热爱的心情去阅读和欣赏呢？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未来的人们认识和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风貌呢？

我们没有理由，我们也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2011年11月5日于宋庄

目 录

001—102 ▼

对 监 督 者 的 监 督

和平年代的牺牲	莫小米	002
两性的迷宫	李育杭	004
面目不清的城市	北 村	006
“把玩”	刘绪源	008
“老实话”	高洪波	010
藏起屠刀, 立地成佛	林顺大	012
大企业的时光倒错	伍立杨	014
盗亦有道非常道	舒 展	016
德国不会拯救瑞恩 —— 兼与龙应台女士商榷	骆 爽	019
东史郎的意义	朱也旷	021
对监督者的监督	舒 展	024
佛也救不了金翠莲	牧 惠	027
共和国不能忘记	吴 非	029
含羞草的冤屈	牛 汉	031
活在边缘	殷国明	034
几个老乡	吴 方	036
跨世纪的一代“?”	潘凯雄	038

来去自由·····	钟 复	040
李鬼多矣·····	牧 惠	043
旅游·····	王 蒙	045
妈祖与李贽·····	朱健国	047
拿来主义就是拿来主义·····	林 希	050
强人怨·····	蒋子龙	053
亲近的仇人·····	莫小米	056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慌·····	潘多拉	057
替荆轲喊冤·····	林 非	060
偷爷儿的眼神·····	余老樵	062
玩具·····	肖复兴	065
闲话财神·····	舒 展	067
相声琐谈·····	萧 乾	070
心肝的位置·····	赵 牧	072
洋人的膝盖和女人的马桶·····	雷 颐	074
一句笑语·····	张雨生	077
以不妨碍别人为度·····	李子云	079
有些冷饭宜炒炒·····	严 秀	081
与民同乐 深入下层·····	牧 惠	084
真和尚,假和尚·····	牧 惠	086
作家和“8”及其他·····	何 苦	088
关于道德问题·····	于 坚	090
名人和明星·····	周国平	092
说“玩物丧志”·····	朱铁志	094
思索是一把剪刀·····	沈东子	096
也说豪放·····	舒 展	098
尊严·····	赵丽宏	101

复制的历史

“公贿”歪风探源	杨子才	104
“州官放火”奖	王得后	106
标语者说	庞 培	108
多余的前缀	宋志坚	111
风雅	吴 非	113
复制的历史	高洪波	115
耗子	冯骥才	117
假威	陈四益	119
监督的漏洞	普 勒	120
李鸿章吸烟、赴宴及其他	余老樵	122
流氓现实主义	刘洪波	125
无官轻	戴善奎	127
一到了局级	朱铁志	129

从前，
山上有座庙

“有人”无我	牧 惠	132
把柄——词与物之三	于 坚	134
唱·骂·其他	蒋子龙	136
吃喜酒	华 田	139
从前，山上有座庙	郝烈山	141
动物表演——《不怪集》之二	蒋子龙	143
读报记惑	章 明	146
乡下一只鸟的翻译	庞 培	148
法与人与马	邵燕祥	151
烦人的礼品	张心阳	153
共生	吴翼民	155

糊涂难得?	谢 云	157
黄鹤与KENT的对话	鄢烈山	159
金牙情结	范若丁	161
走过场	李佩芝	163
理事	吴翼民	166
论狗性	雪 狐	168
如此转型期	刘洪波	169
如果股票明天上市	叶曙明	171
如今谁甩谁	张抗抗	173
谁比谁更卑劣	莫小米	176
谈“布狗”——海外乱弹之一	章 明	178
饕餮之死	章 明	180
偷	蒋子龙	182
温馨	刘心武	184
吸烟和戒烟	黄秋耘	186
现代人的牙齿问题	蒋子龙	188
小城雨	卢振光	190
咬	小蜂房主人	192
以鼻取人	蒋子龙	194
婴儿之歌	绿 原	197
鹦鹉作证	小蜂房主人	199
造神者	程关森	201
至今犹壮英雄气	鄢烈山	203
中国变色龙	牧 慧	205
中国文人的“损”	戴厚英	207
装病和装没病	丁 耶	209
“空壳”眼光	陈大超	211
常识: 只有一个窗口	于 坚	213
话说酒广告	黄天骥	215
今之三多	张中行	217
可怕的笑话	林 希	218

可畏的人言	牧 慧	220
冷面滑稽	鄢烈山	222
买猴儿与霓虹灯	舒 展	225
评职的感想	谢 冰	227
人心之险	赵 牧	228
养猪原则	张世昌	230
正面	姜珣敏	232
准时到校	赵 牧	234
嘴上文章：空对空	何满子	235

237—274 ▼

四

戏说打鬼

“非抓不可”	老 木	238
多保留一片绿地	林 顺	240
天价	舒 黔	242
戏说打鬼	邵燕祥	244
学生的气质	谢 冰	246
一口咬定	谢 云	248
在血盆大口的背后	何 龙	250
北京人吃早点	肖复兴	252
不敢说“闲”	苏 叶	255
东方式决斗	莫小米	258
关于随感的随感	朱苏进	259
教普通话	文 迪(香港)	261
每天都过愚人节	北 海	263
磨一身老茧	赵 牧	264
颂理想	张中行	265
一口咬醒梦中人	池 莉	266

拥抱的技巧	蒋子龙	268
占茅坑	雪 狮	271
自愿不自由	牧 惠	272

275—310 ▼

五

爱闲说

我画苹果树	铁 凝	276
边缘	北 村	278
一个人的除夕	李兰妮	280
聊天	吴 亮	282
一生只做一件事	池 莉	284
闲居	柳 荫	286
安静的力量	陈 染	288
爱闲说	董 桥(香港)	290
在炉火前梦想	斯 妤	292
消磨时光	莫小米	294
雨天读书	刘伯毅	296
湖畔树影	赵丽宏	297
窗口	季红真	299
听雪	张 枫	301
丁香小院	忆明珠	303
窗外的风景	沉 韵	305
叶子说		
——给女儿：大自然和梦幻的童话	潇 渝(加拿大)	307
低级食客	李 洱	309

一

对监督者的监督



和平年代的牺牲

莫小米

那是一片神秘的土地，荒凉的地表掩藏着曾经辉煌的古代文明，令所有钟情文物考古的学子们神往不已。

然而都只是来去匆匆，有几个人肯真正生活在那鬼地方？大地也是守口如瓶的，对于只想来此捞点儿学术本钱的人，它决不会向他们吐露点什么。

只有一个年轻人在三十年前毅然前往，直到今天还留在那儿，如今已是研究成果卓著的老教授。年轻人是被那片土地迷住了。

三十年后的今天，有个临近毕业的女大学生也想去，她曾听过老教授的课，她非常想去接他的班。女大学生是被老教授迷住了。

老教授确也想物色一个传人。他自己驾车，带着女大学生在那片他无限热爱的土地上奔了整整一个月，试图唤起她对这片土地的同样的情感。他曾以为自己成功了，因为女学生已决定留下来，然而他很快又发现这不过是海市蜃楼，因为女学生根本分不清她所热爱的究竟是这片土地，还是迷上了热爱这片土地的教授。

一个月的考察之后，教授特意带女学生去了自己的家。他的家就安居在那片土地边缘的小镇上，一个现代文明远未到达的边陲小镇。她认识了师母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

她看到师母高大而粗悍，模样及脾性都是狂风飞沙历练过的。教授说，当年跟着自己来到这儿的是一个柳叶般纤弱的写诗的女孩，在此安家后，环境的艰苦及生活的磨难销蚀了她所有的温柔、甜蜜与浪漫，唯有这样她才能伴着他在这个地方待到今天。

她看到教授的两个均已成年的孩子，很明显是因为自小没受到良好的教育，变成了与父辈完全不一样的人，儿子买了车跑运输，跑累了回家喝酒吃肉倒头大睡。已出嫁的女儿，从外表到内里已与当地妇人无异。

只有教授本人，尽管时间过去了三十年，他仍如刚来到这里时一样，激情满盈，精力充沛，面对永远开掘不尽的宝库，始终睁大了天真而好奇的孩童般的眼睛。

当然，他十分清楚自己失去了什么，或者说牺牲了什么。如果说战争年代最大的牺牲是为祖国和平事业牺牲了宝贵的生命，那么和平年代一个人最大的牺牲便是：为祖国建设事业牺牲了深爱着他的、同时他也深爱着的亲人。

战争年代的牺牲轰轰烈烈，和平年代的牺牲了然无痕。谁又能说教授妻儿这样的生存一定不好呢？边陲小镇上的人不都这样活着吗？

战争年代的牺牲在瞬间完成了，和平年代的牺牲却要人承载一生。

战争年代的牺牲绝对无私，而教授的牺牲是无私还是自私，谁能定论？

当女大学生看到这一切后，理智完全战胜了情感，她再也没有勇气接老教授的班，确切地说，她怀疑自己能否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权衡再三，她离开了这片被深深诱惑过的土地，回到出生地的沿海城市，坐进了现代化的写字楼。

两性的迷宫

李育杭

在一个村子里，所有人都是彼此熟悉的。阿猫阿狗，彼此看着长大，互相知根知底。张三娶妻，李四丧父，红白喜酒上桌，都是村里人的集体经历。在村里，哪个女人是哪个男人的老婆，你明明白白，一点儿装不得糊涂。想勾引人家阿娟吗？那你可得小心，她老公阿龙脾气火爆，不是好惹的。

换了城里人，他或许压根就不知道，或者索性不想知道——他想要接近的那位女士，她的先生是谁？就算知道，他在乎吗？就算在乎，他一定退缩吗？

彼此都熟悉的一群人，虽然也有很多猫三狗四的瓜葛，很多可以追溯到很远很远的故事，却不会有很多让你看不明白的东西。村里人对村里人，彼此是透明的。你没法迷惑对你很知底的人，而他在你心目中也决没有多少神秘感。村里人对村里人，隐瞒或吹牛都很难奏效，尔虞我诈的游戏在这里显得多余。

只因村里人玩人际关系的游戏缺少了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参与游戏的人数足够多，二是这么多的人来历不明，且还彼此隔膜。人少，关系清楚，那就玩不转。

城市则完全满足这两个条件。我们玩“捉迷藏”的天地大得多了。城里的男

女彼此遭遇、接触、往来，不仅机会无限，途径多样，花招、手法也层出不穷，还有更多的游戏套路，更多的朝三暮四。城里人经常会让村里人看不懂：有的谈恋爱谈了十年还一事无成，有的却是相识不几天就做夫妻了。城市迷宫方便了两性的自由，甚而，应当说这种现代式样的两性自由，很大程度上是由城市迷宫引发并创造出来，就像经济学上讲的供给创造需求的情形。宾馆、舞厅、酒吧、咖啡馆之类，已预先为陌生男女的“偶遇”设下了圈套：适当的场合、可产生满足感的消费享受和进一步刺激欲望所需的气氛、情调，都在向他们展现眼前的“猎艳”之乐，身后的“露水”之便，由此成全了现代城市两性的一夜风流。城市世界也由此留下了诸多文化和道德问题的悬念。

偶然性充斥于这座迷宫，既在两性间起着随机而发、异常活跃和加快催化的撮合作用，却也让“露水”很快蒸发。高度活跃，所以很不稳定，就像城市里隔三岔五兴起的时尚，喜新厌旧，快速周转。城市世界的两性关系持久力大不如在乡村社会的情形，婚内、婚外都是如此。村里一条汉子可以和一位寡妇一辈子姘居下去，并不是他有多么忠贞，多么道德，实在因为偶然性的缺乏让他没有别的选择。他那里“偶遇”太少，更遑论“艳遇”了。

城市世界的另外许多问题，也或多或少与这种造成人们擦肩而过的偶然性相关。既是擦肩而过，若在街上做了什么亏心事，城里人通常就比乡下人更容易消除惭愧，毕竟这周围没有人认得我是谁。

迷宫也因此方便了罪恶，给骗子带来极大好处，任他屡屡得手，骗了这家又骗那家，或至少是东方不亮西方亮。

但迷宫也鼓舞着弃恶从善、改邪归正的道德感召。娼妓们赚足了钱之后，若想从良，只需从城东搬到城西，开个小店当老板娘，便从此弃旧图新了。

城市毛病很多。城市也就是这么点儿迷人：总在变戏法，总有弯儿拐。

面目不清的城市

北 村

我生活的这座城市是面目不清的。为什么说它面目不清呢？一位乡下的亲戚来城里找我，大概是坐了一昼夜的车坐糊涂了，一下车就问：晚上6点钟了吧？为什么把上午10点钟看成晚上6点钟呢？因为天空被水泥厂的烟尘笼罩，它甚至让人看不清楚城市的高楼大厦。

我居住的这个城市跟别的城市没有什么不同，该有的都有，商场、医院、娱乐场所等等。但你就是看不出有什么特色。十年前比较旧一些，十年后比较新一些，商场盖成了二三十层的高楼，娱乐场所也种类繁多起来，酒吧几百家，酒吧中落之后，又冒出茶楼近百家。不过，还是看不出这个城市有什么特色。

我一直想记住这个城市，所以我一直在寻找它能让我记住的地方，比如一块什么纪念碑，一座旧书院遗址或者什么我没有见过的东西，稍微让我震惊一下，可是没有。

原因之一是因为一切都太新了，真是日新月异。那些不断拔地而起的星级酒店还没有封顶之前，我就料想它日后会是怎么一副模样，这不免让人非常扫兴。我并不反对新东西，如果在我所居住的城市某个视野宽阔的海岬突出部位突然矗立起一座形如悉尼歌剧院一样的建筑，我可能会欣喜若狂的，因为总算找到了某个标志性建筑。而中国所谓标志性建筑永远是一些电视塔之类。